

# 少年遊 ——

## 我的大學時代

莫中堅

### (一) 讀書記

民國四十七年（一九五八年）我從中部的台中一中考上了台大化學系。當我隻身遠赴台大報到入學時，看到堂堂學府，幾排高大的椰子樹，眼睛為之一亮。又有梳著清湯掛麵頭髮的女生們奔走在校內路上，真是一個新奇的世

界！

很快的，我結識了幾個好友：醫科二年級的楊維哲、物理系二年級的王俊明、數學系二年級的戴新生、物理系一年級的李慶宗。孔子說：「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。」不用說，這幾位都是狂狷型的人物，對我影響很大。

以武學譬喻，王俊明練的是武當心法，「當胸一劍，莫可敵擋」。王俊明略帶口吃，「

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」，他的話常令人回味。楊維哲明快，千里不留行。戴新生練的是華山派劍法，滿天劍影，不知劍指何方。李慶宗憨厚，似乎使了一柄重劍。

當時我們以讀書、求真、求美為唯一的事業。在諸位好友的濡染之下，我也一掃鄉俚鄙氣，逐漸相信了「成績不足論，名次不足取」。我幾乎日夜不停的讀書，每日恒在十六小時以上。直到今日我還快速的吃飯，可能是當時養成的。記得每次來往台北、台中的火車上，我必埋頭讀書。有一次從台北到台中，六小時中我瀏覽了邱吉爾的「傅氏級數」。當時，我們是寸陰寸金，絲毫不以為苦。

大一結束時，我已覺得化學系的燒湯之道非我所長，因此轉入了數學系。

當時賴東昇先生任講師，對我非常優渥，准許我用他與姚景星先生的辦公室（二號館）的一個大桌子為書桌，數學系的老師們如沈璿教授、項黼宸教授、施拱星教授、許振榮教授，都是恂恂儒者，言教之餘兼以身教。我經常討教，獲益非淺。

我轉入數學系後，結識了喜英詩又機靈的劉豐哲，又經過了一年，靈巧的性情中人黃武雄進入了數學系。有良友為伍，益增讀書之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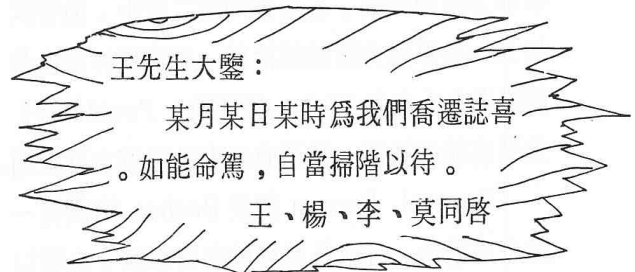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我亦為人師，然而我常追懷當年勤奮讀書的大學時代。諸位朋友們，尚憶當年風華正茂的歲月否？

## (二)生活記

大二時，在王俊明的慫恿下，我、楊維哲、李慶宗與王俊明在新店溪的對岸永和的田野處，租賃一座茅頂竹屋而居。秋收後，我躺在稻草堆中，普天陽光，耳聽潺潺的水車聲，何似在人間？當時，每日上學，要靠一條小渡船。雖說不便，卻增趣味。

當年，王九達先生以二十五歲之年得博士學位，回台大任教。王先生甚得我們的愛戴。

於是我們以喬遷誌喜的名義，邀請王先生及戴新生晚宴。朋友命我起草邀請信。當時我看到二號館、三號館之間的樹木，其皮柔軟可用為信箋。我即在剝製的樹皮上，寫了邀請信如下：



到時，王九達先生及戴新生都欣然來了。吃完餃子，飲乾紹興，我們到新店溪邊，喚醒船家，租了三條小船，在月光下，高歌划船行樂。不久，天氣忽變，我們都淋成落湯雞而回。

其實，王九達先生及楊維哲都不會游泳。他們順隨我們去划船，都捏了一把冷汗。我們都絲毫不知道呢！

## (三)戀愛記

經過了一、二年的苦讀，我才發現女同學們臉若春花，眸若點漆。有些小和尚們，經也不念，鐘也不打：「不拜佛祖，只拜觀音。」王俊明坦言：「不論“追”不“追”女生，總要花同樣的時間想女生。」王俊明最有成績，不久就與一位女生，保持三尺的距離並肩而行。我只能算「拜觀音」黨。記得我曾以前人之詞「縱能悠揚度朱戶，終愁人影隔窗紗。」題某書的前頁，這是我某一段時間的寫照。

記得當時有位酸葡萄的斯文敗類，作了一首歌訣：「台大無美女，政大無好女，師大無處女（師大多已婚的小學老師）」。真令人扼腕啊！台大盡多書卷氣的美女。

友輩中，黃武雄以多情聞名，多作斷腸詩。現在友輩多為人師表矣。我以為不嘮叨下去為佳。就此打住。

## (四)蹺課記

當時並無「蹺課」之說。我也不知「蹺課」是怎麼回事。我只是跟老師、老同學循序讀書，不去聽課罷了。記得校規中有「無正當理由，不得曠課」。所謂「不正當理由」，無非是吃糖果、看女生（或男生）、嬉遊之類吧。如果在圖書館之中、茅簷之下，努力求學，那怎麼能算「不正當理由」呢？

有一次我遇到了一個麻煩：大三學項黼宸教授的「實變」。我沒交「上課證」，沒交習題，沒參加期中考。因此，同學們都忘了我這個人。我去按時參加期末考時，教室竟無一人！原來提前考試了，沒有人通知我！我只好硬著頭皮去找項教授，蒙准補考，得了七十幾分。

又有一次，開學註冊時，系主任許振榮先生微笑地指示我選沈璿老師的「特殊函數論」。當我參加期末考時，竟然只有我一個人。當時我是多麼惶恐啊！臉紅一直到脖子上。想當然爾，沈老師對他的助教繆龍驥先生，講了一學期的課。沈璿老師的複變，我前後重考了三次。大三的一次期末考我未通過，當時我不以為意。大四又去考了一次期末考，試題中有三題 contour integral 之類的題目，沈老師在課堂上講過，複雜的很，我沒聽過，也想不出。另外兩題我作出來了。發表成績時，只有我是四十分，同學大都是六十分。畢業在即。「複變」是必修科，怎麼辦？我只好負荆請罪，去沈璿老師住處拜見，沈老師笑嘻嘻地責問我：「你不來上課也就算了！怎麼連同學的講義筆記也不看呢？」我默然了。隔了一陣子，我問：「我能不能去服兵役，服役時請假回來重考呢？」沈老師想了一想就點了頭。

這是我大學時代的一件趣事。沈璿老師的「複變」，我重考過三次，可是沒修過一次，當時老師們愛護學生，我服了一年兵役，一點兒也沒有耽擱地出國留學了。

## (五)心得記

四年的崢嶸歲月，夢幻般地過去了，我也如海灘上撿拾貝殼的少年，細察自己的收穫。

我的心扉已經打開。遙遠的數理學者以開天闢地的雄渾氣勢，指點出一塊塊人間樂土。數理的真理，有如七寶樓台，玲瓏剔透，一首凝固的歌曲，佛教所謂的西方極樂世界，想來也不過如此。真理是如此的美，有如日映朝霞。真理是如此的莊嚴，有如古廟鐘聲。真理是如此的不增不減，不垢不淨，有如佛陀的金剛不壞身，我崇拜了。

居此莊嚴樂土，以研究真理而終身，必須凝聚注意力：在腦中，以真理刻字。陳省身師有言，如在刷牙時，不想數學，則不能成為數學家。真是談言微中，一語道破。孟子曰：「為學不難，在收其放心而已。」這也是說要專心。

我以為，作研究工作，要「知難而進」。為學的樂趣一是發現問題，這是「知難」，一是解決問題，這是「而進」，譬如登山：先要找到山在何處（「知難」也），然後爬上去（「而進」也）。專心一志，成年累月地作下去，那麼就樂在其中了。爬到頂峯，山風一吹，四顧無人，仰天長嘯，混身舒暢，真登山之樂也。

台大四年，良師益友，助我非淺。從此，我渴慕與世界上的偉大心靈者為伍。

## (六)回顧

離開大學時代二十多年了。我的心中，始終在一個角落裡，珍藏著少年時代的友誼及趣事，回味無窮。本文中，我只透露了冰山之一角。有一天，當我年華老去，在人生的旅途上，駐足稍息。我或為一長文，作後人的紀念。

——本文作者現任教於美國

普渡大學數學系——